

香


溪

集

一







香 溪 集
(一)

范 浚 撰

香溪集序

吾郡道學之風。並軌鄒魯。顧莫爲之先。雖美勿彰。溯其所自。則香溪先生實爲初祖。先生嘗紹興中。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枋政。堅臥不起。高風介節。堪師百世。文字之傳。抑其末矣。然卽以文字論。峻潔肅穆。靡不挾經之心。窺道之奧。粹然一出於正。其詞皆足以輔世翼教。初非徜徉山水。流連光景者。所能髣髴於萬一。則旣以欽其品之高。而又未嘗不歎其學之邃也。特先生集世不多覩。自仁山金氏時。已云范集近亡。矧復歷載數百。兵火摧殘。風霜剝蝕。久而彌湮。安從搜訪。同鄉孫琴西方伯。藏有鈔本。假以校讐。亟付梓人。其中脫簡。仍從蓋闕。然則網羅放佚。先生之靈。或亦鑒厥苦衷哉。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香溪。學者遂稱爲香溪先生云。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糧道署中。

香溪先生文集敘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推古今。明治忽。是是而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贖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世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應仕。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以來□天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爲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

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敍之曰。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淩。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敍。

香溪先生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弊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卽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徵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茲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尙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闕。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微矣。今右史裔孫元璠。念殘集之復光。懼泯沒之涖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璠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斯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尙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漑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與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尙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鈔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懋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尙何敢贊一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爲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其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懋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謹題。

香溪集總目

第一卷

古賦

姑蘇臺賦

過莊賦

慎術賦

甘菊賦

第二卷

詩

雜興五首

題八馬圖

游蘭溪靈洞

寄錢伯茂遙碧軒

送春曲

述嚴賦

登八詠樓賦

猩猩賦

蟹賦

遺興五首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題茂通弟斗齋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春融融效李長吉體

同伯通端杲姪效盧全體

送喬民瞻倅武昌

六笑

讀王建射虎行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贈青城道人

雜興

寓寶惠寺喜晴登山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送表上人還銅山

第三卷

詩

寄題餘姚嚴公堂

戲贈蜀僧清鑑

上李舍人

擬李太白笑矣乎

同茂通弟效溫飛卿體

送徐履之倅南昌

讀楊子雲傳

冬夜有感

理喻

聽琴

次韻端方姪過予偕行南村翫月

次韻端臣姪雨晴出郊

歎旱

讀長門賦

送徐彥思倅建安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

送李國佐還三衢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

凌霄花

題武唐伯南掃月軒

寄題鄭亨仲可友亭

四睡次茂載兄韻

暮春病起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做僧供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僭行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次韻端臣姪感興

次韻黎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

次韻端臣姪喜雨

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示姪

示友

送張子撫幹還臨安幕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

對酒分和杜詩

遊赤松觀

次韻茂通

冬夜有感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苦寒行

淒涼行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杲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狂泉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杲姪觀王右軍帖并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第四卷

詩

池上晚酌

題雙清堂

陶潛詠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題茂安兄藏春園

題茂安兄秀野亭

次韻茂通弟晚晴

歲暮喜晴

初冬郊行

遊嚴州景德寺

雨後出郊二首

登富陽觀山亭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次韻端臣姪晚行南溪

課畦丁灌園

春望二首

讀孔北海傳

春雪晚晴出西村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西園

戲效白傅體送姚刪定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遊南山晚歸二首

賀茂寬兄賜緋

李修撰哀輓二首

冬日行蘭溪道中六言二首

忘言示曾仲思

春日行蘭溪道中六言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次韻端臣姪七夕

贈光上人

張生夜載酒相過

幽居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端旻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爲簡皎公禪師

次韻茂載兄偶成二首

送歐文朝請赴闕

春飲分章字韻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過嚴州烏龍嶺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懷宗臣併寄

次韻伯通姪歲暮卽事

悼致政樓少師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次韻端臣姪同遊藏春園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臣姪發一笑

送王大聲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茂寬兄有詩因次其韻

第五卷

雜著

讀老子

讀管子

讀周禮

讀曾子

讀鄧析子

對秦問

鐵工問

泉志

馬喻

舜臆圖

心箴

耳目箴

續丹扈六箴

進學齋銘

愚齋銘

第六卷

雜著二

謝安矯情鎮物辯

五帝紀辯

琴辯

悔說

題史記貨殖傳

書曹參傳後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第七卷

論

性論上

詩論

書論

月令論

第八卷

孟母三遷辯

去四凶辯

恥說

水旱說

題韓愈原道

爲周昌對呂后辭

性論下

易論

春秋論

論

周論

六國論

唐論

第九卷

論

孔子閒詔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房杜不言功論

聖人百世之師論

第十卷

書總論

堯典論

伊訓論

成有一德論

秦論

楚漢論

五代論

夷齊諫武王論

魏鄭公願爲良臣論

魏徵勸行仁義論

湯誓仲虺之誥論

太甲三篇論

說命三篇論

洪範論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君陳附

君牙景命呂刑論

第十一卷

進策一

策略

遠圖

更化

應天
任相

第十二卷

進策二

廟謨上

用奇

揆策下

廟謨下
揆策上

第十三卷

進策三

巡幸

形勢下

朋黨

第十四卷

進策四

封建

賞功

募兵

第十五卷

進策五

節費

平糶

除盜

第十六卷

記

形勢上

用人

御將

勸武

議錢

實惠

慎獨齋記

拙懶軒記

自牧齋記

第十七卷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存心齋記

平堂記

第十八卷

書

寄上李丞相書

答徐提幹書

上婺守周侍郎書

第十九卷

書

養正齋記

不欺堂記

西溪觀魚記

三益齋記

訥齋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寄上富樞密書

答胡英彥書

答姚令聲

上潘大著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與潘左司書

與林權縣書

代上范丞相書

答羅駿夫書

答吳夢符書

第二十卷

啓

賀中書張舍人啓

賀婺州吳尚書再任啓

賀樓樞密啓

代賀詹中丞啓

代賀章察院啓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代賀趙丞相太師畫象啓

代謝循資啓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賀徐知府任江州啓

代賀張帥啓

代上太守謝解啓

代賀富樞密啓

代賀羅尚書啓

回許丞啓

代賀許右丞啓

代謝太守薦舉啓

代上太守啓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第二十一卷

傳

徐忠壯傳

漢忠臣霍義傳

蔡孝子傳

第二十二卷

墓誌

高府君墓誌銘

安人胡氏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夫人章氏合祔誌

張府君墓誌銘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

祭姪端受文

香溪集卷二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賦

姑蘇臺賦 辛丑年作

歲嶢嶢其聿逾兮。冬隆寒老。訪蘇臺之遺址兮。遵吳都之古道。日下平林。煙橫衰草。慨傷時而感往。增予心之悵悵。念昔吳王。盤游息荒。次陂池兮臺榭。宿嬪妃兮御嬪。雖生人已困於賴尾。而土木之工未央。於是越人仇之。冬冰是棲。蠹也決策。種焉建奇。蓋君臣鳴鐘而謀於漸臺者。窮日夜而吳初不知。種有九術。越行其一。取文梓榿枅。以奉吳王之宮室。吳乃營茲崇臺。歷三年兮聚材。斧集刃兮疊雪。杵攢林兮殷雷。金碧梁榱。琳琅城堦。巖巍兮嶢峴。干霄兮切霓。佩長洲兮茂苑。帶朝夕兮瀟池。意將遠眺數百里。而下窺雲海之涯。當其虐用吾民。骸體莽暴。滿木切天厭其酷。故啓越之謀。而夜生神木。人罹其毒。故勞愁慘。悽而塗嗟。巷哭。使臺土未乾兮。已羣游乎麋鹿。至若朝歌淫淫。夕管悒悒。困醪醴之酣沈。則有西施蠱其心。是助越人之侵。又若姦讒回沈。膏脣鼓舌。吠正人而媒孽。則有宰嚭聞其說。是誨越人之伐。嗟乎。吳王知西施之姝。而不知宰嚭之諛。知歌管之娛。而不知吳民之痛。知華其居。而不知其國之墟。知句踐之爲奴。而

不知身之爲獨夫。信茲臺也。實亡吳之權輿。吁。

述嚴賦并序

後嚴子陵千有餘歲。蘭溪范浚過祠下。仰瞻遺像。惕焉景慕。謂先生之不屈于建武。非若隴垣閉門爲已甚者。揆其意而著之。作述嚴賦。

歲辛丑予東歸兮。凌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若存兮。揆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遭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慘餘分之孽虐兮。方悖道而窮威。率誅忠而任殘兮。紛赤車之四馳。蕩三綱其弛絕兮。誰不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靜游釣於淪漪。逮赤伏之膺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羣雄之疏附兮。猶響臻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翻固拒而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恥一毫之或挫兮。若撻市之忤。怩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荃不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譏。視蒲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遭非。譽儒仲之耿耿兮。繫俗黨之貽訾。伯況願修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既讒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遭迥。寧超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依世而突梯。意先生之達識兮。不降志其由茲。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躡由。邈儼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兮。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頽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宗兮。

過莊賦并序

莊生有言。大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世誦其說。予獨以爲妄辯。作過莊賦。

大塊載我以形。稟我以性。目吾使之視。耳吾使之聽。言以揀我意思。以達吾僮。我飢我渴。與以飲食。我作我息。詔以晨暝。使我從容乎事物之間。而不失其正。天於人爲至厚。稽諸身而可證。何生之勞。可爲吾病。何必老而後佚。何必死而後靜。苟達觀於一致。何存亡之足評。豈有身則爲患。豈身殞則爲勝。願真我之爲我。匪形生而氣孕。曾無象以獨立。繫常存而靡竟。歷千變與萬化。每自如而安定。彼從壯而得老。此何衰而何盛。彼從老而得死。此何損而何贖。鑿至理而妄辯。實莊生之未聖。若予者則爲如何。邈與世其無競。蓬茅一室。松菊三徑。林嶺泉石。娛吾游衍。風花雪月。供吾嘯詠。無營無欲。爰清爰靜。隨所適而得此生焉。聊樂乎天命。

登八詠樓賦

憑軒檻而寓目。納萬景於遐荒。窮煙鴻之滅沒。辨雲樹之微茫。羣峯屹乎延連兮。疑結根於台嶽。兩溪浩乎奔渾兮。將走集於濤江。俯萬落與千村。鬱春雋之蒼蒼。林廬隱映乎郊郭。錯彩翠而相望。繚衰城之綿聯。帶碧水之灣汪。搖晴陽而蕩漾。射藻井而交光。攬山川之壯麗。睨棟宇而相羊。信茲樓之奇觀。甲區中而少雙。山川兮如昨。棟宇兮非昔。閱古今於百代。忽白駒之過隙。引玄酒之一酌。弔隱侯之幽魄。想悲桐而憫草。恨多遠而撫臆。豈當時之擯落。亦擁節於侯國。顧人壽之幾何。胡不怡而慘戚。慕太白之來游。嘗坦腹而高眠。雖身世之爛熳。獨訪古而留連。誇魏萬之經行。邈曠望乎羣川。流岿嶷之逸句。凜生氣於千年。吁嗟乎。懷古人兮眇眇。倚飛欄而吟嘯。惜此地之勝賞。復徘徊而臨眺。見漁子之浮舟。正擘餌以投釣。

凌驚波之洶湧。方危坐而獨笑。見田翁之引犢。出城陰之落照。雖市聲之合雜。獨行歌而荷蓑。悟物理之
一致。得領略於無言。苟吾心其專靜。豈世故之能遷。彼沈郎之煩促。真膏火之自煎。信謫仙之曠達。脫世
故之拘繫。試寂默以冥觀。混萬慮於自然。

慎術賦

人孰不良。惟術也。利人之傷。則爲豺。爲狼。人孰不令。惟術也。刼其正性。則爲梟。爲獍。彼市矢工。懼羽鏃無
庸。幸仇敵之交攻。彼鬻棺子。懼禪傍積委。冀市人之立死。歲或大飢。足穀者男歎而女怡。蠶不三俯。檀帛
者朝歌而暮舞。癘疫興而國工捧腹。零祭用而淫巫布武。推類以言。事胡不然。習武者思亂。好夸者盜權。
爭名者不得不賣友。以自遂。爭利者不得不排人。而取先。聚斂用。則不得不爲桑羊。爲孔僅。法律進。則不
得不爲張湯。爲臧宜。子貢不得不亂五國。以納說。蘇秦不得不鬪七雄。而合連。故曰。術不可不慎也。爾其
戒旃。

猩猩賦

以爲援而語惠。以爲人而意愚。嗜屐嗜酒。以亡厥軀。終雖亡軀。猶戒其初。彼世之溺名淫利。而不知省者。
初寧戒乎噫。猩猩之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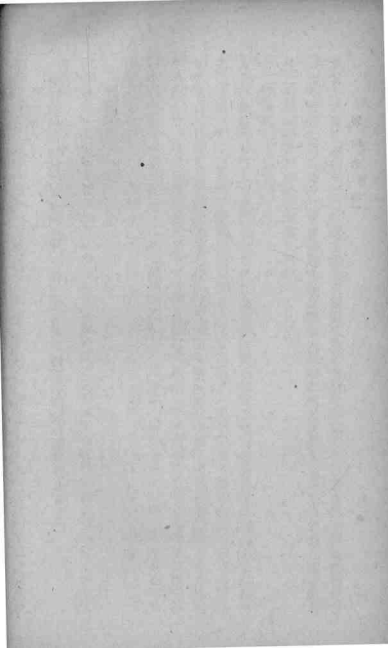
甘菊賦

爾英之可藥兮。將使人壽而不死。因見髡于朱孺子。爾葉之可蔬兮。將使人飢而得羹。因見戮于天隨生。

既髡既黜根莖瘁禿爾曾不如不材之木大爲槃瓠細爲卷曲永無濟世拯人之用兮迄天年於窮谷

蟹賦

橫行蠶稻雄稱鬪虎貪憚無厭平化作田鼠吾將斫爾螯折爾股以除農殃兮酣我醕



香溪集卷二

詩

雜興五首

雉驕有擅澤。雞雄亦專栖。乘人肆桀傲。未異雉與雞。虛張畫客氣。不知墮危機。雉驕或登俎。雞雄亦爲犧。嗟爾桀傲子。不戒將安之。

荆梟昔見惡。去楚將巢吳。妖音不知章。吳豈荆人殊。梟能戒頰舌。勿復輕嗚呼。雖荆亦容爾。何必他邦居。高蟬蔭嘉木。未省螳斧危。勇蟲亦何愚。不顧黃雀飢。癡癡挾彈子。已復露沾衣。世事無不然。古今同一悲。鵲噪得歡喜。烏鳴得憎噴。烏鵲自有口。噪鳴何預人。烏飛聲啞啞。鵲飛聲嘖嘖。凡鳥從紛紛。未用置肝鬲。彭亨着冠豬。踉蹌上車鶴。皇家一清明。此輩束高閣。龍變雜鷓鴣。庶位已參錯。少安真可待。四海得耕鑿。我亦幸豐年。從容一邱壑。

遺興五首

商山園綺徒。雪髮映松露。山閒謂終老。不踏市朝路。一朝前星匿。羽翼起調護。婆娑古衣冠。笑定國儲副。留侯計偶爾。曷遽動貞素。因知古今士。出處自冥數。功名苟不免。四老猶一助。寧庸巧馳驅。失爾邯鄲步。

少陵古詩伯未必真豪人。胡爲冷炙辱。自分潛悲辛。莫倚善題賦。未悟嚴武噴。徒言磊落士。不肯異其身。我逢劉顛州。竟夕不向枕。餘人偶對面。白晝輒欲寢。生來不耐俗。敢妄作題品。猶嫌太分明。客至姑與飲。龐眉困郎署。白首命不遭。猿臂無侯封。徒負射虎豪。兩者阨天運。材智俱莫逃。向來鄧氏子。志行劣可褒。藉非逢際會。未免掾功曹。

翻雲覆忽雨。昨火今已冰。三塗九州險。未似今人情。人言餘耳事。令我不忍聽。嗟哉泚水上。刎頸遂寒盟。

題八馬圖

何年畫工搦毛錐。貌此八馬姿權奇。青絲絡頭十二蹄。調柔意態行愉怡。五馬放浪無維羈。或齧或望仍迴嘶。一牧牽轡一牧騎。製度髣髴唐巾衣。不知此馬生何時。昔周穆王逮遊嬉。駕跨八駿驅東西。高升崑崙躡瑤池。驅驟曠義勞飛馳。日走萬里無停驂。興元唐家危累基。百奪僅脫朱泚圍。黃屋進狩懷光追。八馬入谷七馬疲。筋犖肉綻行人悲。兩者資世皆顛羸。虛名何有千載垂。空得傳記流歌詩。未如此馬閑繿夷。牧垆不受鞭箠威。不踏險遠安無危。泉甘草薦足自肥。安用號駿稱雲騅。嗟哉畫意誰能知。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野人儀矩初無華。況復破帽風簷斜。先生有意念衰醜。折簡遠送新烏紗。束巾試著出坊戶。色若露洗凌晨鴉。舍人樣好信殊俗。朽質得此慚無涯。白癡稚子強解事。競道宜稱相謹譚。輕寬不但愜當暑。掉頭曝背仍堪誇。修容他日奉遊宴。便可笑誚參軍嘉。從今旦暮戴公賜。閉關無事聊煎茶。

遊蘭溪靈洞

朝曦杳晴空。宿霧開紛披。縈紆度墟曲。犖确行溪澗。橫橋轉山腰。丹堊明招提。谿窅觀陰洞。欲入愁途迷。流泉暗淙琤。噴壑跳珠璣。巖根石彩翠。映水光參差。窮高上蒼岑。支策行欹危。林端出紺宇。兀與浮雲齊。曾來念舊事。歷歷經行時。松長向如人。今已老十圍。我尚喜青鬢。還年未生絲。偕遊數君子。意擬探平幽奇。諸峯未歷覽。寒日還平西。同攜下前麓。却望蘭陰歸。明年豔陽春。更約相追隨。當須各努力。補履尋幽期。

題茂通弟斗齋

昔人驕豪自髻鬢。萬里浪欲乘風破。暮年志計轉難量。眼看一州如斗大。今君容膝能自安。高館不與身相關。作齋似斗意闊達。字量寧妨廣百間。足明居世惟知足。寬窄在心非在屋。莫言齋小礙人眉。清絕坐銷愁萬斛。奉身那用有餘爲。身穩心安君自知。軟梅傍爐時枕肘。不須小帳更低垂。釋名。小帳曰斗帳。也知丈室含無際。自有壺公容客地。斗齋我已戲題詩。斗酒還當就君醉。

寄題錢伯茂致政奉議遙碧軒

君不聞漢時遺榮兩大夫。羣公祖道傾京都。去塵寂寞絕繼踵。但見畫手空傳圖。君今心事能超古。早束衣冠掛神武。掉頭不待迫懸車。廣受視君知孰愈。世人分著金籠頭。或貪微名魚中鈎。寧如君脫宦海去。飽看遙碧臨清流。似聞遠目增明處。宛如畫出城南句。款門何日赴幽期。坐挹雲岑爲君賦。想當遐矚窮

天垠吟憐修眉濃綠新。應嗤爭利推車客。不惜青山碾作塵。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士生墮塵網。窘若囚飛蟲。思牽黃耳不可得。況欲雲臥聽松風。何郎可憐人。恥與俗同調。不作窮愁懷惱。詩獨抱青山坐。長嘯誅茅結屋傍林塘。石蘭露菊秋風香。掉頭萬事一不領。仰天白眼傾壺觴。邈予坐阻窺幽躅。夢到東窗攀綠玉。裁詩寄似堂中人。爲借銀鉤寫高竹。

送春曲

春光春光勸汝一盃酒。我能爲春作高歌。未解春能聽歌否。春歸有底急。落盡桃花紅。園蹊漠漠野陰靜。兔葵燕麥空搖風。風光幾何時。背我忽如客。殘絲欲斷感春心。語燕勞勞上簾額。我有惜芳意。一春憐物華。春來雪裏索梅笑。春去悵望飛楊花。春歸知復來。奈此經年別。搖揚三月暮。天愁。題鴉一聲芳草歇。歌竟我亦醉。一棹航舡空。明年待春花樹下。放歌擎酒相迎逢。

春融融効李長吉體

天暄地媚春融融。化工點染分花容。東風夜半入香陌。雜樹曉繁爭白紅。蘭蕙蕙根芳翠滴。柳豔明眉輕。霧縠紅顏綠鬢青春客。壺中新醅鴨頭色。殘絲再惹愁如織。日暮低迷草萋碧。

同伯通端杲姪效盧仝體

一春癡癡門長闕。兩耳不聞鷓鴣聲。不知東南風。掃盡紅紫英。行行點檢桃李徑。但見樹子青冥冥。門前

水流渠。照灼鬢眉清。科斗游其間。腳股各已生。渠旁草鬱鬱。草底蚯蚓鳴。謂如抽繭絲。幽咽得我聽。念此瑣細物。隨時變音形。黃河赤鯉或點額。老驥塞默長羈纒。嗟嗟世路真難行。

同茂通弟效溫飛卿體

海棠紅歇鶯停歌。麥風時候猶清和。簾垂篆燬深院靜。赤欄細柳陰婆娑。池塘正覺幽事好。萍葉藻蔓涵清波。一雙胡燕薇叢外。銜得芹泥來補窠。

送喬民瞻倅武昌

春風未綠江南草。春信臘前梅蕊早。水村着處是南枝。想見君行被花惱。如君久合上華途。胡爲半刺猶題輿。奉引未騎沙苑馬。佐藩且食武昌魚。頻年欣接游從樂。忽手別書空作惡。江干跨馬望行轡。日暮山寒雲錯莫。往聞南紀百戰場。腥風殺氣吹湖湘。只今江漢俱練靜。棹謳雜發行連檣。君從鸚鵡洲邊去。歷歷遙看漢陽樹。莫言槌碎黃鶴樓。準擬書來寄佳句。

送徐履之倅南昌

春山罨畫春江平。江頭春船棹鼓聲。鍾陵別乘喚帆席。笑看獵獵風搖旌。明朝太末經行處。懸愁望斷煙綿樹。勞勞橋燕亦留君。且共推蓬話情素。鍾陵地雄古名都。美官況復稱題輿。看君逸足展夷路。逐電追風萬里餘。前知按部勞綏撫。篋篋行溼西山雨。君家孺子有遺臺。試向東湖聊訊古。蘭陰新漉酒以醅。更折江花勸引盃。聖代興廉訪良吏。遲君却抱鶴書回。

六笑

我笑支道林。遠移買山書。巢由古達士。不聞買山居。我笑賀知章。欲乞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曾問天子。我笑陶靖節。自祭真忘情。胡爲托青鳥。乃欲長年齡。我笑王無功。琴外無所欲。當其戀五斗。乃獨不知足。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轉拙。欲伴習池遊。我笑韓退之。不取萬乘相。三黜竟不去。觸事得讒謗。客言莫謾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噴。螻蛄襲蟬雀在後。只恐有人還笑君。迴頭生愧不能語。嘲評去聲從今吞不吐。譽堯非桀亦何爲。訕周譏禹終無取。

讀揚子雲傳

老不曉事揚子雲。綴文譏訶堅逐貧。班生曲筆甚假借。謂不成成元非真。草玄欲作後人計。投閣自迷身不利。王涯筮中好其書。寧復逆知甘露事。繩聲紫色欺昏童。義士遠引如冥鴻。胡爲顛眩尙執戟。美新屈首稱臣雄。嶠山沃野踰鷓鴣。大拓落不歸良已過。近危竟似井眉瓶。虛作反騷嗤楚些。詭情懷祿遭嘲評。但用筆墨垂聲名。文章要亦千古事。久矣法言今正行。

讀王建射虎行

我讀射虎行。感慨興長歎。官差射虎得虎難。山下遠立常空還。惜留猛虎著山裏。射殺顧恐終身閑。有如邊將圖偷安。遵養時晦容其姦。翻愁努力盡高鳥。良弓掛壁無由彎。君不見劉巨容。高千里。留賊自資媒。富貴恐賊盡。誅身不利。坐令屈律裏。頭人橫暴九州狂。螿噬嗟嗟忠臣心不移。受刀摩頸甘如飴。紛紛血

刃勇不顧一死未謝君王知官軍壯志吞蠻夷匈奴不滅寧家爲相公誓欲平淮西慨言賊在歸無期霍公裴公今已矣我吟射虎徒歎欷

冬夜有感

宵長倦觀書掩帙起微步徘徊簷隙月點綴竹梢露寒空頑無風寂歷鴈時度不知何處村尙急野塘屏哀哉當丙夜取水窮沮洳得無空魚羣一舉不復顧那知今竭澤無復魚可捕天公仁百物暴殄天所怒褰裳欲從之告以盍長慮浮雲暗林野恐墮荆棘路出門還入門此意定誰喻遣興強微吟淒涼不能句

送茂瞻兄機宜之官廣東時年十七

黃蘆蠶蠶秋風肥鬼雨灑草南山悲長塗客子動愁肺往往捫轍多思歸我兄豈不感時節東床卷席將何之自言南州有元帥標鑿本是陽秋皮薦紳奔走欲定價一見許我奇男兒提撕表奏置戎幕使我坐握官機宜高生所媿國士知不辭觸熱向武威我今去路雖千里敢以驅馳負知己南州最盛肩京師昔人欲語停盃徐地靈孕秀多異產羅皮蚘蟪如蟲蛆舊聞民俗蠻頑甚蜂屯蟻雜難爬梳聖朝神化與換骨詎事草薶髡根株我兄智囊載大腹撫俗自應才有餘腰間長劍生銅吼可膾蠻王快屠狗後當歸路持旌麾六印黃金大如斗

贈青城道人

道人來自青城巔飄飄逸氣凌雲烟青鞋布襪久遊世踏盡海宇名山川琴心三疊得妙旨華頂一路通

幽禪自言早歲拾瑤草。往往鶴上逢真仙。惜哉食服只半劑。猶與人世相周旋。會期汗漫九垓外。決去已復揮驕鞭。伊予此生一念誤。遂墮塵網嗟拘繫。鏡中華髮已踈索。肘後丹經猶棄捐。三山銀闕渺何許。悵望碧海波翻天。因君告我獨往意。技癢竦踊心茫然。莫言得道兩塵隔。蓬島只在拄杖前。定知後會君刮眼。看我玉鍊還頽年。

理喻

郵亭羈客寒無氈。夜懷家山情惘然。燈前坐感雨蕭瑟。浩歎達曉愁無眠。鄰翁不出蓬茨裏。聽雨聽風心似水。黃昏鼻息已雷鳴。往往簷喧不經耳。愁霖一種聲紛紛。鄰翁不聞羈客聞。是中轉物有妙理。起予暗契瞿曇旨。我眠鼻息鄰家驚。耳不自聞驗齡聲。我耳忽鳴韻清磬。旁人對面那能聽。耳鳴如心念。鼻息如已過。心念潛萌衆莫知。已過自迷人看破。歷歷眼前皆要理。舉世何人無鼻耳。

雜興四首

水母雖目蝦。竟自了無觀。如人心苟盲。記誦亦何補。當須見精義。一覽洞千古。可效章句徒。冥迷自聳聳。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貴自得。豈顧求之他。心焉有餘師。奈彼自棄何。飢人嗜敗肉。渴者甘腐漿。一爲飢渴害。食飲俱失常。況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昔人稱水淫。好潔若無奈。居然一日間。洗滌十餘過。君看七尺軀。孰與此心大。洗心倘亦爾。會絕客塵流。

聽琴

坐人皆聽琴。未必知琴音。相知紛滿眼。未必相知心。知音如子期。知心如鮑叔。此道久寥寥。誰其踵高躅。古聲勿復彈。古心徒自憐。知音惟月露。知我其惟天。君不見。只今人情如紙薄。只今世路如溪惡。咄嗟許事不足論。鳥跡微茫度塵廓。

寓居寶惠寺喜晴登山

喜霽出招提。愛山登巖岌。林端已殘照。路草猶半溼。丹崖斷雲歸。翠竇飛泉入。長天沒鳥影。遠水動虹吸。塵襟得延瞰。爽氣橫來集。欲逐野僧還。更看空翠立。

次韻端方姪過予偕行南村翫月

焚魚共酌田家醴。歡酣遞嘯涼風起。子諳懶糶故相攜。指點村南聊縱履。行行林影搖參差。拄杖扶我長過眉。尋幽極眺不知倦。路轉石角時鈎衣。泉聲入耳淙琤玉。何許冷泠砧杵續。悠然發興見南山。林壑盤紆如岳麓。喧卑迥隔區中綠。況復華月升東邊。明疑苔露正皎皎。淨映石瀨瀾娟娟。方欣清景多幽事。揚輝莫遣浮雲蔽。絕憐螢影巧自持。却厭蛙譁苦無謂。歸來阿郎傍隅趨。示我長吟意有餘。明宵有月更相就。還看玉輪遊舞雩。

送茂安兄知縣之任永嘉

不齊宰單父。凜凜德垂久。當年誠化洽。誰忍輒欺負。能令夜漁人有得。棄不取。何因政乃爾。賢助則多有。東嘉伴洛師。雅號士淵藪。儒風既純古。俗習自忠厚。兄行試牛刀。豈復勞決剖。鳴絃會多暇。遇事無掣肘。

懸知著嘉績。遠與宓生偶。匪謂得聲榮。期兄富師友。

次韻端臣姪雨晴出郊

雨中爛熳睡。門徑橫林扉。朝暉入甕牖。起我聊伸眉。良遊眺江郊。攬袂風披披。平瀛漲新綠。灑漾搖晴陂。雲鬢靄空翠。煙樹森華滋。潭漁下望屢。隴種行樓犁。貪穿康樂屐。更杖原思蓑。阿宜倦遊還。心事嗟多違。新功在琢句。非復吳下時。淵明賦歸來。今是知昨非。君看古賢達。茹草甘長飢。悠悠身外事。凜凜胸中奇。因賡喜霽作。用代城南詩。

送袁上人還銅山

上人眼睛黃。游藝出天悟。胸中七曜歷。掌上九籌數。通醫詔百藥。襲氣了三住。餘猶窮衆術。辨口劇河注。誰云不拘教。心實謹律度。提攜木上座。白足勤遠步。丁丁啄郊扉。起我曳塵屨。高談翠竹法。時覓碧雲句。語以丘軻書。踈踴知詠慕。南山古花界。可隱玄豹霧。挽使小淹留。懷歸錫難駐。長途雪沒脛。栗烈正寒沍。披披拂風袖。笑話巖中趣。巾瓶到銅山。鐘梵歲云暮。浮雲亦何意。南北自來去。遲爾青春深。過予碧溪路。

香溪集卷二

詩

寄題餘姚嚴公堂

漢家蒲車邀客星。嚴公高舉鴻冥冥。故人作帝且不屈。肯復俯首趨羣卿。姚江知是公卿聚。鄉人尙敬陳山墓。嚴公墓在餘姚縣陳山寧須封鬣臥麒麟。古隴荒涼名自著。徐侯健令聊絃歌。草鞠狂園庭張羅。作堂縣圃得面勢。正見列岫青峨峨。堂名不爲游觀設。標榜嚴公仰前哲。令方冰蘖事清修。日企陳山思砥節。世人慕貴不足論。下馬泣拜汾陽墳。令今但望釣翁塚。好尙與俗真猶薰。往聞范公當守睦。嚴瀨奉祠初結屋。至今壓水抗軒楹。高極齋牙映喬木。此堂徐侯能始基。後來繼者知爲誰。聖丹他日倘漫漶。補理勿廢茲良規。

歎早時年十八

我行田間歎且驚。田間旱塊紛縱橫。荆榛惡草亦枯瘁。雖有稷黍何由生。田邊老人爲予語。欲語先愁淚如雨。老兒百指住山西。世業農桑不工賈。年年此田收好穀。玉粒長腰春百斛。公私取給有贏餘。作飯爲糜肥口腹。今年旱種良辛苦。抱甕澆畦寧入土。困傾舊穀已無餘。新穀踈蕪復如許。年年百指無憂畏。今年百指俱憔悴。餓死填溝自不辭。只愁逋負官家稅。卽今官稅催輸入。督吏臨門如火急。老兒可是樂徵

呼。其奈黍頭無一粒。我感翁言情激烈。卻笑老翁言太拙。爲陳天子有深仁。子惠窮民念民切。況今官府皆時賢。會將租告都獨捐。庶幾儉歲亦得飽。且與爾曹圖醉眠。

戲贈蜀僧清鑒六言

西川有一鑒子。非銅非鐵非鉛。不假江心百鍊。自然本體精堅。從來無臺可安。瑩磨拂拭都捐。歷歷森羅萬象。豈分胡漢媼妍。旁人不敢窮窺。照渠肝膽懸懸。東來吳越萬里。依舊虛明湛然。識者知爲法寶。不識酬之幾錢。泥塵埋沒不得。光透三千大千。

讀長門賦

阿嬌負恃顏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水落芙蓉。幾歲長門閉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衛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廂斜月上金鋪。曉驚永巷車音近。失喜疑君枉瑤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卻是輕雷聲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侍宴遊。自從一落離宮後。無復穿鍼更上樓。長記髫年聘時節。愛深金屋寧衰歇。而今遽學冷如丁。不解向人伴暖熱。愁看空樹集珍禽。孔翠追飛鸞鳳吟。顧步深嚙生恨望。伊誰一爲迴天心。人言消渴臨邛客。天下工文專大册。黃金取酒奉文君。願悟君王賜顏色。賦成果得大家憐。鳳鴛煎膠續斷絃。不似昭君離漢土。一生埋沒犬羊天。

上李舍人

李侯半天霞。絕俗幾千丈。平生有勁氣。傲岸力高尙。波濤驅筆底。萬里一奔放。清風凜鬚眉。挺拔舍人樣。

蚤以鴛鴦姿。蓬羽邇天仗。拖綬奉朝請。論列專靡讓。言辭劇酸灼。貶竄辱傷謗。官資如馬足。曾不異招帳。宴遊長笑傲。忠鯁期自諒。江山窮賞目。搜抉歸吟唱。于今富篇章。態度難悉況。精清極孤高。麗雅略談浪。乘豪聘雄怪。句法時跌宕。端如撫良琴。杳默變清亮。連篇時諷詠。殫寢每輒忘。我慚語俗下。有類牛鳴盎。遽耳咸池音。吟魂驚沮喪。聞之良匠氏。殊儒非冗長。醫師兼百藥。馬勃用或當。微言出堂下。挈手煩叔向。倘許揖戈鋌。願奉詩壇將。

送徐彥思倅建安

君不聞詩人一席眠。隆窳夜泊建溪微。月中猶能卽事懋。岑寂隔籬朗詠看。臆臆今君笑擁篲。窟去正有繁花明驛路。修程百越渺風煙。發興自應多麗句。知君蹕越是名流。朱紱聊煩佐上州。武政少安郎罷困。卻登要路贊皇猷。西風略略搖征旆。過往題詩援離袂。武夷鶴膝杖扶羸。寄我他時訪松桂。

擬李太白笑矣乎

笑矣乎。笑矣乎。交情貧富古已殊。翟公底用門間書。爾真自爾自我。噫然將奈吾何如。笑矣乎。笑矣乎。世人那得相賢愚。是非正用一理毆。目光莫着牛背上。但付捧腹聊盧胡。笑矣乎。笑矣乎。是生百歲猶遽。慮勿謾辛苦愁其軀。丁年無事且須醉。可待華髮傷頭顱。笑矣乎。笑矣乎。馮讜悲歌食無魚。少陵老跨東家驢。寧如三高飽斫鱸。坐嘯一舸凌煙湖。笑矣乎。笑矣乎。相隨出關漢兩疏。散資千萬荀隱居。彼皆棄置慕閑逸。得間何乃翻區區。君不見。向來熱手勢莫俱。側肩羹沸權門朱。又不見。元家胡椒八百斛。石家水

確三十區。只今人骨久已朽。空餘古塚號寒狐。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令君剖劇久推賢。人謂賢如百里天。最績已優恩已洽。訟堂無事日鳴絃。
夙駕勤民力勸耕。肯停車軌訪柴荆。誰言羈旅交鱗。君似春風不世情。
阡陌東西馴雉鳴。陌頭父老望前旌。爭言字我今三歲。真是冰清見底清。
雲根仙館駐鳧飛。倚閣遐觀笏拄頤。但賞春山多勝事。不知桃李被恩私。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邑丞族望邁平章。謙槩能過白板扉。應是德門流慶遠。清芬今復繼烏衣。
能事知君不負丞。況逢令長著賢聲。同心坐了公家事。那有空書紙尾名。
君家丞相世豪英。字畫文章不朽名。盟手何時披墨妙。烏絲欄上看真行。

王丞相以其祖荆公墨跡相示。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奉勉諸友

春風澹蕩氣清和。又見陰陰夏木多。試問社中同志士。經春學力竟如何。
日正舒長好著鞭。會須聞早墓高堅。君看少壯荒嬉子。多向衰遲卻諱年。
讀書意緒戒荒蕪。要使心清一事無。過眼飛光流水急。莫矜頤頤始生鬚。

送李國佐還三衢

昔人好與勝己處。今世陋學多專愚。惜哉計出栢馬下。往往自足令人吁。子今年少且競爽。徑拂歸袖真良圖。人言十步有茂草。行矣求益無躊躇。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婺源

邑丞清操如麗儒。人言帝宗千里駒。燃膏夜絕學更苦。下筆欲命騷爲奴。往年給札試西省。堵牆學士紛驚呼。歸來汀草亂袍色。上食日向庭闈趨。君家先烈今誰如。江州黃州忠義俱。綠林豪客爲蒲伏。刮腸洗胃投戈殳。我方三歎揖盛事。欲紀勁節慚才蕪。君其努力濟世美。儻登要路須捐軀。春流起。梅花芬敷。取別草草如驚覺。君逢後日南來客。莫忘書札貽潛夫。

凌霄花

栽松待成陰。種漆擬作器。人皆笑艱拙。往往後得利。君看植凌霄。百尺蔓柔翠。新花鬱煌煌。照日吐妍媚。風霜忽搖落。大木亦彫瘁。視爾託根生。枯莖無殘蒂。先榮疾蕭瑟。物理固難恃。凌霄亟芳華。衰歇亦容易。

題武康唐伯南掃月軒

竹影掃秋月。乃是仙人詩。至今幽隱士。想像沙塘陂。開軒嘯長風。坐看山月吐。修篁出清姿。會作婆娑舞。莫遣兒輩覺。此樂無人知。誰家復多竹。風月同幽期。幸當語竹弟。俗士久睽闕。主人儻無嫌。爲掃石上月。

寄題鄭亨仲可友亭

鄭君坐交窮。結柳窮不去。無朋長獨立。老大荒村住。荒村掃人迹。取友惟西山。當應愛山標。可望不可攀。

牽蘿架風亭。激滄掛高調。修簷人危碧。阮眼坐相照。嗟今輕薄子。對面生九疑。寧如友真山。貞質終無移。憐君意超超。愧我勞忽忽。未共結交心。漫負心脾骨。

四睡次茂載兄韻

門外啼鴉暗柳濃。華堂翠幕度香風。流鶯不識夢魂遠。自向窗前訴落紅。春水亭珍簾臥琉璃。日暮涼生小雨催。誰刺蓮船過前渚。榜歌聲落枕邊來。夏小窗臥冷聽吟蛩。半擁輕衾乍怯風。清夢不成空有恨。蕭騷疎雨打梧桐。秋滿面風霜道上兒。箝銜口角甲生肌。幽人只有高眠興。雪擁柴門了不知。冬

暮春病起

病起春深白晝閑。瓦松花老掩柴關。坐調心息無浮念。沈水烟銷古博山。老去長閑百不營。推書習靜更真清。西窗日腳籬籬動。時有飛蟲撲紙聲。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佐僧供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浮圖謝朋親。屏跡藏巖幽。多規脫徭賦。豈必皆禪流。自言佛遺經。墾土爲愆尤。不耕徒穀腹。何異鼠雀偷。告之勿浮食。須當力鋤耨。前修舉鐵事。千載垂風猷。奈何啞羊僧。百語不領頭。皎公老禪伯。雅慕吾孔周。其徒有如勝。用意非常儔。欲開千畦田。更辦兩具牛。率彼枯木衆。躬耕食其秋。釋門有添丁。乃翁坐無憂。與國助耘籽。疲毗庶其瘳。此志良足嘉。感之歎網繆。昔聞白黑衆。十萬俱清修。鳩金置千畝。給供無時休。

於今豈無人勝也。當尋求長途觸隆冬。一納寒飈颺。朱門立雪久。歡喜無生愁。作詩勸勇往。以俟歲晚收。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爲樂因成詩示偕行

公不見白衣居士春風裏。浪走尋芳南澗底。要見深紅躑躅花。不辭辛苦行三里。吾人風味復不惡。異代幽情敢相擬。故穿密竹過山腰。卻下橫橋度沙嘴。寧甘著腳踏殘雪。正欲搜春訪桃李。天寒桃李都未花。只有山梅破紅蕊。低敲巖石俯蒼翠。倒影方塘照清泚。臨風三嗅忍迴頭。細看長吟聊徙倚。牽花及此當作意。歸把疎香泛浮蟻。莫令標落亂飛空。惆悵殘英隨隴水。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

燿燿城頭五丈旗。萬人輦土事增陴。念當拔白俱登守。恨乏驍雄濟一時。春來物色已爭妍。梅柳低昂古道邊。放步徑從蓮社去。逃禪要學飲中仙。歸路行吟慘夕風。愁煩聊遣酒兵攻。也知念國髭鬚白。不忘朝廷醉眼中。

次韻端臣姪感興

日車走長天。劫劫不容息。坐令韶稚子。面有凍梨色。崎嶇百年內。貴賤俱物役。獨往屬幽人。膏肓嗜泉石。伊予真愛山。所向留履跡。遙岑難歷腳。望望憐寸碧。阿卿昨遠遊。厭俗眼常白。歸來對家山。隨遇有餘適。哦詩洗窮愁。感事念今昔。婆娑碧溪上。俛仰欣自得。應嗤曩行路。萬事等兒劇。相期從此始。幽賞且連夕。

次韻黎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

寶積峯前露虎香。使君行旆照晴陽。佳遊會自希高躅。可是空尋叱石羊。
黃堂流化古風還。夙駕勤民隴畝間。已變呻吟作謠詠。山中那用覓還丹。
紫煙仙客古祠堂。青士蒼官乞道傍。想見華旗穿翠帳。有人迎路曉騎羊。
殿邦政蹟茂堂陰。着屐題詩寄意深。應有高人陪皂蓋。煙蘿深處得幽尋。

次韻端臣姪喜雨

初弦落徹月。草宇夜岑寂。追涼拂桃笙。伸欠聊偃息。檐榮忽飛雨。散亂銀竹白。
避漏起移牀。青燈暈空壁。曉看蛙入戶。時有燕爲石。是節正驕陽。敲煩火雲赤。煩蒸等坐甌。
百體勞按抑。良苗憂槁暴。空有庭樹碧。借免抱龜腸。猶應困蔬色。炎埃今一洗。萬井沐甘澤。望歲卽交歡。
寧容須暇隙。相逢如得酒。酬飲莫餘瀝。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昔嗟九載一相見。伊我與君俱賦詩。只今又話十年別。撲被可辭同宿期。
相歡美酒如傾水。我歌日暮驚風起。惜君抑塞抱奇才。拳跼驂騑垂兩耳。
漢朝公卿忌賈生。世路古已悲難行。如君不入中興用。脫帽置酒來耦耕。
君馬欲東還語別。細雨黃花正愁絕。一尊不更苦留君。後日空嗟共明月。

示姪

華顛老學似乘燭。及壯貴在勤書詩。男兒不解事文筆。何異婦女留鬢眉。
予生早已度弱冠。敢漁籍素常嗟遲。爾今年纔十八九。著力鑽礪誠當時。
胡爲講道率蠶滅。浪自閑散多盤嬉。或時使酒味檢束。怒罵戚

獲驚分披。我旁聞爾作氣勢。憐爾放驚如癡兒。人生稟受性不惡。轉馭要使知高低。常時見爾亦遜順。頓以狂藥生尤遠。便當懲艾悼往失。痛戒濡首疎尊卮。專心蓄力玩經筭。調議氣術循繩規。吾言一日可三復。勿謂浪語無資裨。

示友

忍過事堪喜。斯言良不欺。當須去鉗忌。佩服西門章。君看朋徒間。契闊多睽離。胡不事久要。有酒歡樂之。顧於毛髮輕。溢惡相噴唾。平生結情好。一旦成乖違。譏訶起交攻。醜語剝面皮。空貽兩不快。呀喘如筒吹。吾聞西山翁。棄惡怨用希。男子固尙氣。何以睚眦爲。請君謝犬尾。脫略除嫌疑。自然鄰曲交。耐久歡相持。倘復不自慰。君當讀吾詩。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一作睽離五換年。相逢道舊各欣然。已陪文酒四百刻。更得車斜二十篇。君家閣老名能賦。蓬萊扈遊方遇主。吞曹奪李杜陵翁。句律從來付宗武。如君才藻信踰人。著帽猶爲入幕賓。別去當須自珍寵。行看策足出風塵。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江寧

君不聞。赤縣詩人書案牘。兩衙苦被官拘束。自嫌不辨世間忙。猶得吟看縣牆綠。今君器度鼎函牛。爲丞烹鮮餘地優。更當淶水吳京邑。豪士新亭舊勝遊。去追禮樂羣英盛。豈復區區勞貳令。兩株松下日長哦。

會有劉郎五題詠。能來取別思依然。爲我津頭一繫船。解手看君有知己。吹噓高翮上青天。

對酒分和杜詩

桃花朱李花。白高柳花邊。出多碧雨中。物色更芳鮮。未礙劉郎中。一石醞醞裁。詩角險麗。坐人豪逸俱勍敵。但令得醉復長吟。山雲從爾生虛壁。

遊赤松觀

靈祠丹井餘真跡。祠下老松森百尺。仙子騎鯨去不歸。癡人猶問山中石。

次韻茂通弟立春四首

物華俱入發生辰。喜見花梢刺眼新。便好銜盃嚼紅蘂。不須枝上火燒春。青青覆雉麥畦肥。柳線輕黃拂面垂。擬贈物華無麗句。徒慚口業未拋詩。春生稚戲我難同。聊復題詩方絮紅。忽得池塘夢中語。知君句律有新功。富人百屋看錢堆。不省東風幾日來。報答春光須我輩。要當劇飲縱歡咍。

贈清鑒上人

川動直下生馬駒。早追奔電越國都。至今不肯著槽廠。蹴躡萬里浮江湖。我來古寺長松下。邂逅解包逢轟轟。尚看秀色帶蛾眉。墨玉貫珠常在把。問今客路迷風沙。得無勞苦行天涯。笑言煩惱真佛事。去家千里猶吾家。休公昔生我鄉曲。一緝得得遊西蜀。鑒今卻自蜀中來。好住蘭陰結茅屋。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君不見邯鄲邑令昔好奇，強指金燈花作芝。得非美瑞世罕見，遂假凡草相漫欺。君家聞有真三秀，近出高樓照簷霤。不須仙客費耘鋤，協氣蒸成自榮茂。信知爲善來嘉祥，得此上藥扶年長。庭階令子映蘭玉，要使如芝冠衆芳。

苦寒行

君不見，詩人著布裘，願得大裘一萬里。又不見，詩人歎茅屋，願得廣廈千萬間。重堂複宇御狐白，今世誰念人多寒。我衣穿空垂百結，蓬羅蓋頭四壁裂。卻願悲號窮獨人，露宿牛衣冷如鐵。

淒涼行

君不見，神羊觸邪世不省，舞馬應節披華衣。又不見，屈軼指佞沒空草，合歡蠲忿生庭墀。勳華一去幾千載，神羊屈軼令人悲。二物不可見，我悲何日忘。喧啾聞反舌，炎夏亦淒涼。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杲姪觀異書效李長吉體

楊花亂落青春暮，燕拂簾旗傍人語。縹壺買酒洗春愁，迴風落日簷花舞。赫蹏斷爛千載書，青燈照字驚蟬魚。冬烘老生時自哂，安用盤盂學田蚡。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效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黃梅雨歇春歸後，搏黍哺雛鳩喚婦。紅殘小頰蹊上花，翠刷濃眉陌頭柳。繡痕半脫烟篋瘦，露裏幽香逗。

書牖雲容漠漠曉陰愁。麥信風前一搔首。

偶作二首

晏食聊當肉。緩步聊當車。身閒貴莫比。心足富有餘。時飲一盃酒。歷觀千載書。正爾良獨難。亦復將何須。飛花拂簾幌。亦有關籬牆。隨風各偶爾。何足較短長。富貴真傳舍。易人豈其常。寄語窮巷士。少安無自傷。

狂泉

昔有大荒谷。水以狂泉名。國人皆飲泉。狂顛率無寧。一者自穿汲。乃獨能常醒。國人既皆狂。反見不狂驚。顧謂不狂人。無乃鬼物憑。不然是狂疾。救療當痊輕。施針灼炷艾。膚肉無全平。而彼不狂者。被虐楚不勝。實然走泉所。酌飲不敢停。既飲卽亦狂。萬慮皆迷冥。其狂與衆一。衆始歎相傾。世事今亦然。嗟哉感詩鳴。安得跨鵬背。獨往遊天溟。寄謝彼狂子。酌泉吾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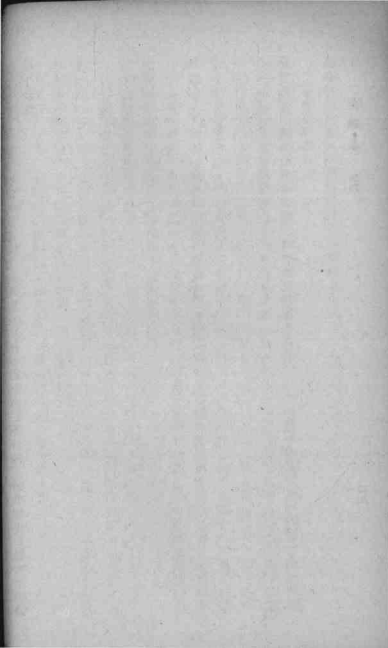
次韻茂永兄論有無之作

磨甑不成鏡。畫餅不可食。談空如畫餅。要匪實消息。泥有如磨甑。未免見排闥。籌量有無中。背道費尋覓。先天爲心祖。此事冥太易。空毋墮渺茫。有勿著聲色。勿同半生滅。邪見徒役役。萬有齊一虛。寥廓鳥無跡。至虛本非無。豈謂滯神識。佳哉僧肇論。妙意真的的。僧肇云。齊萬有放虛。曉至虛之非無。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端臣端杲姪觀王右軍帖并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星回景急歲聿除。更長燭明坐蓬廬。東風夜半欲入律。萬木先已爭號呼。小阮過予足風味。共觀古帖披

前志秋蛇縮字右軍書朔馬騰風東晉記紛紜萬古浩無涯且談白藕傾流霞分甘恨不如盤大空想峰頭十丈花。



香溪集卷四

詩

池上晚酌

雨餘池上興悠哉。坐蔭藤花藉石苔。白鳥聯拳相對立。紅蕖粲豔一時開。吐吞月色雲濃淡。經緯水紋風去來。幽事相關心自樂。岸巾獨嘯更銜盃。

題雙清堂

市合喧卑外。堂開磊落明。大山橫面勢。積水帶浮瀛。野靜誰蛙斷。林幽獨鳥鳴。杜陵詩句在。心跡喜雙清。

陶潛詠

五箇門前柳。千年身後名。掛冠真避俗。自祭頗忘情。且進杯中物。何勞絃上聲。詩篇經李杜。猶得擅精清。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燕落雨知節。鳩鳴天欲晴。行雲飛斷碧。斜日漏微明。笏上竹三徑。苗肥田一成。野人知得飽。索酒坐班荆。

題茂安兄藏春園

春入名園何處尋。劉禹錫春有情篇云。春情何處尋。東風引步上巖嶽。平疑四面雲嵐合。曲折一邱花木深。碧草華滋迷絕

徑綠羅陰影護芳林。韶光向此知歸處。長與先生供醉吟。

題茂安兄秀野亭

山作屏風雲作籬。崑崙亭子俯漣漪。絕知此地風光好。直爲主人心跡奇。側塞亂花紅被徑。檀欒高竹翠緣陂。惠連自喜陪幽賞。判卻歸時倒接羅。

次韻茂通弟晚晴

浮雲捲盡綺霞明。藜杖扶行得晚晴。斜日水邊鸚鵡影。孤烟林外鷓鴣聲。且從樂處安心地。可向艱時觸志兵。幽意欲言言不得。因君聊復動詩情。

歲暮喜晴

晴山喜見曉曠航。笑出蓬門不暇冠。風掃斷雲齊萬弩。日融殘雪上三竿。早黃楊柳漏春信。晚翠枇杷凌歲寒。從此林芳入幽賞。凍醪新壓味甘酸。

初冬郊行

空闊野雲疎。行行思鬱紆。露花啼晚菊。風葉舞高梧。日落牛羊下。天寒鴈鷺呼。卻回南澗路。暝色擁蓬廬。

遊嚴州景德寺

出郭雨初霽。到山雲欲無。老松看偃蹇。幽徑上崎嶇。佛屋藏巖曲。天花舞坐隅。向來愁絕意。此地一醒蘇。

雨後出郊二首

晴景收林鶯。春郊賸物華。麴塵官道柳。粉豔野牆花。竹裏草亭古。沙邊苔徑斜。還心知有處。發興渺無涯。扶輿穿密竹。度約過前溪。霽色烟橫野。春聲水繞畦。映山行白鷺。遷木韻黃鸝。客裏貪幽事。歸時日已西。

登富陽觀山亭

弭棹依寒渚。登臨俯碧川。嘶雲征海鴈。椎鼓過風船。水闊天低樹。山空日暝煙。擬題江似練。終愧謝公賢。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寄意短韻。

後湖翰墨真。追古前輩風。流獨到今。二月書題看六紙。一篇詩律抵千金。周郎酒裏君相得。章九花間我欲尋。飯顆山頭如會遇。殷勤爲道仰高心。

次韻端臣姪晚行南溪

幽草轉溪路。瘦藤扶我行。儵魚知有樂。鷗鳥共忘情。嶽峯望中色。鞦韆何處聲。賞心成朗詠。巢鶴不須驚。

課畦丁灌園

連筒隔竹度流泉。約束畦丁灌小園。拔薤自須還種白。刈葵輒莫苦傷根。瓜疇准擬狸頭大。草徑隄防馬齒繁。努力荷鋤當給酒。無令菜把乏朝昏。

春望二首

岑樓上獨園。高檻俯平原。野秀風烟合。春深草木繁。晴山明歷歷。遠水去渾渾。興出青冥外。心隨獨鶴翻。眺聽不知暮。徘徊聊復吟。歸雲迷近谷。去鳥度前林。長日憑高目。傷春望遠心。邊方殺氣在。天北慘沈陰。

讀孔北海傳

歎息東京亂，忠推北海豪。未容禾女鬼，輒代卯金刀。義槩秋霜勁，英名白日高。猶應凍生氣，遣恨失吞曹。

春雪晚晴出西村

步履尋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鷓鴣啼。墮梅殘白猶明樹，著柳暗黃初映堤。風景快晴雲擘絮，江天未暮日懸規。最憐碧漲侵沙尾，更傍橫橋一杖藜。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君向祁山去，修程幾日期。江天梅子雨，驛路橘花時。知迫循陔養，寧辭糾邑卑。美才無不適，鸞翮豈棲遲。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聞君結屋廬，幽意枕山隅。剝竹開三徑，栽桃課百株。眼根長寂廖，音歷心地不崎嶇。試問新詩句，能窮勝事無。

子方誇小隱，我亦愛深居。出補登山屐，歸攜帶月鋤。旋沽新漉酒，聊駐故人車。有此幽棲樂，雖貧亦晏如。

西園

路入西園綠綠苔，我來倚杖一徘徊。霜林有樹葉皆落，風榭無人花自開。奴橘甘酸千百顆，侯梅蕭薄兩三栽。幽人自是便幽勝，終日孤吟只費才。

戲效白傅體送姚刪定

倦客長年嗟久客。交游此地喜借遊。後溪水接前溪碧。小響峯連大響幽。千里家山千里夢。一春風月一春愁。今朝共話明朝別。取醉君無不醉休。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帶郭人烟少。通村徑路微。水光浮棟宇。野色動窗扉。小樹無重數。前山不合圍。艱危鄰虎窟。奔迫詭牛衣。白舫竟何適。丹楓看即稀。西園小茅屋。知復幾時歸。

客子舟維岸。人家樹作門。西風秋慘切。南鵠夜飛翻。惻惻驚心折。鞞鞞戍鼓喧。若爲容足地。廣大自乾坤。

遊南山晚歸二首

樂事愜幽討。閑情便舊遊。梳風修竹晚。掛日老楓秋。一飽桑門飯。百忘塵世憂。蕭條茅屋下。可以縱冥搜。荒荒日已暮。迺首與何長。粃粃紛乾穢。森疎嘯折筮。水枯山石露。風晚野花香。歸臥前簷下。詩成小雨涼。

賀茂寬兄賜緋

褒功傳紫詔。錫服下丹墀。朱紱榮書記。銀章付拾遺。烏鳧隨步趾。象笏映鬚眉。更卜垂三組。它年佩陸離。

李修撰哀挽二首

三朝推舊德。四海仰高名。起起方驚夢。嗟嗟忽奠楹。木冰傷達宦。薤露寄哀情。矯首西山下。懸河淚已傾。公欲攀琪樹。天今墮玉棺。生前紆白艾。身後跨青鸞。令子清規在。遺書舊墨乾。英靈今已逝。千古一長歎。

冬日行蘭溪道中六言二首

雲頭欲雪不雪，梅凍將花未花。荒草狹蹊山路，斷橋流水人家。瑟縮鴉栖古樹，聯拳鷺立回塘。水際風低白葦，隔村時見牛羊。

忘言示曾仲思

范叔初非辯士，曾子本同道人。歎伯解兩家難，忘言一笑相親。

春日行蘭溪道中六言

遠草連雲碧積，繁花照日紅酣。信馬貪看春意，不知錯過村南。

次韻茂通弟郊行見梅

好風催冷藥，上番卽芳葩。春色獨先得，年芳誰復加。日邊看暖豔，雪後識真花。吟翫歸來晚，江村月照沙。

次韻端臣姪七夕

萬古東西隔女牛，停梭期會豈悠悠。蝦蟇輪破青天暮，烏鵲橋橫碧漢秋。莫放癡兒催徹曙，且容老子強登樓。舉瓢更取天漿酌，一洗胸中萬斛愁。

贈光上人

道人工小筆，梅瘦竹嬋娟。更學有聲畫，不參無眼禪。一枰聊復爾，七馬獨超然。爲足前年句，真成績斷絃。

上人往者訪予，出示李伯時所畫七馬，仍求予詩。嘗坐上口占六句，今復來求足前篇，因續成四韻故云。

張生夜載酒相過

夜卷一鉤簾。衣寒覺露霑。未驚風割面。且看月磨鎌。玉椀鴉兒酒。花甌虎子鹽。張公鷄黍舊。歡笑了無嫌。

幽居

幽居長杜戶。竟日少來人。花動蜂兒去。簾垂燕子噴。脫巾慵不整。得酒醉仍頻。養拙風塵外。吾寧愧此身。

寓龍邱次韻茂永兄見寄

夢想常懷兄弟賢。何如合眼到東川。客居自幸貧無事。歸計猶須大有年。一丈席間方隔闕。萬金書意要頻傳。詩筒更喜如飛鳥。顛乞去聲清新一百篇。

端晏姪示遊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韻併煩爲簡皎公禪師

子到祇陀舍。經行幾屐穿。想當吟出月。不奈思如泉。真界飛花雨。寒山落木天。皎公知好在。香室夜安禪。

次韻茂載兄偶成二首

自笑踐踐走海邊。棲遲已與俗相捐。誰憐乞米問盧老。懶以無薪告仲連。案上三盃朝不飽。膝頭一榻夜驚穿。詩人未用生羞澁。尙覺囊中有一錢。

君看如絃死道邊。由來忠愫世人捐。劍除佞士朱狂直。笏擊姦臣顧少連。莫以古人新薄俗。空嗟齋軸運方穿。齒牙枉插於菟口。見說官家廢料錢。

送歐丈朝請赴闕

祖道春風外。傷懷野水濱。親盟丈人行。才力棟梁臣。好去鞭高足。榮期據要津。人言宣室召。未棄賈生貧。

春飲分章字韻

傳盃行美釀。擊鉢課名章。月借全窗白。花分小樹香。人情歡不盡。道術醉相忘。難黍襟期厚。渠論漢范張。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故人欣面款。令我得眉伸。意有千金重。詩無一字陳。清規看後裔。賢業想前人。會續安邊策。何當謁紫宸。幽棲長懶放。野性恥浮沈。避俗真成癖。居山恨不深。感君來辱意。契我願交心。但愧瓊瑤贈。才枯欲嗣音。

過嚴州烏龍嶺

何年龍脅破鱗皴。應是風雷役鬼神。曲折鑿開南北路。去來老盡利名人。秦雲楚樹青天外。禹穴胥山滄海濱。下視襄城如掌大。市聲啾唧暗紅塵。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人情巖險摧車路。世事變遷鳴屐廊。自分北宮長糲食。懶從東壁借餘光。林廬雪後梅含白。籬落天寒橘孕黃。幽意只應君共醉。何時拂石對傾觴。

伊我索居吟雪屋。懷君獨夜步風廊。語雖尙憶三春暮。共醉曾分一日光。忽喜斜封書絹白。更傳妙語色絲黃。遙知發興虬松下。白眼看天自舉觴。

懷曹宗臣併寄

閉關自喜脫愁籠。未愧柴桑避俗翁。黃嬭引人千里夢。青奴借我一窗風。綠葵紫蓼園蔬課。白葛朱藤野

步供尙想故人懷別久。論文安得一樽同。

次韻伯通姪歲暮卽事

世情分付與東流。含梗徒勞百念浮。但使心源長寡欲。便知樂地本無憂。處身忌作燕巢幕。脫事要如鷹掣韝。節臘好同營一醉。幸逢開泰戢戈矛。

悼致政樓少師

雅望題輿早已賢。高風晚歲更超然。笑收劍佩遺榮路。獨往山林事引年。行馬正看光梓里。臥麟忽嘆掩松阡。鄉州耆舊今垂盡。忍見山頽重涕漣。

身後儲休世或同。生前有耀孰踰公。班衣五采樞臣貴。寶帶萬釘天眷隆。終始哀榮時共羨。丕揚寵贈會追崇。遙瞻素旆愁雲外。慘澹悲歌立晚風。

寓居蘭溪地濕臥病

病怯簾疎雨到床。雨餘山靄上衣裳。宵攜冷杖強看月。曉傍暖簷貪向陽。禦濕要須謀日飲。乏資深恨值年荒。所須藥物真吾事。麥麩山蘗音今滿囊。

次韻端臣姪同遊藏春園

探春着屐犯榛荒。更入名園轉曲塘。紅認蔬畦憐小甲。白尋梅援得幽香。全同花下迷山簡。只欠池頭語葛強。吾士信多行樂地。絕勝酒裏到家鄉。

次韻端方姪喜雪兼簡端姪一笑

川原恍若白崖天。層玉輕明瑞有年。折竹掀轟宵暗積。欺梅豔溢曉相鮮。當知破耳衝風出。未似蒙頭正晝眠。杲日能憐有貧者。不須更作寄天牋。

送王大聲

腹藁才名第一流。只今偃蹇困吳州。牛腰但使詩章富。鶴髮寧論歲月遒。恥傍朱門隨掉尾。獨尋青籟釣楂頭。知君高勝如松竹。不遇猶爲蕭洒侯。

茂載兄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茂寬兄有詩因次其韻

南北東西遇合疎。偶然良會足歡娛。豹胎供饌斥魚婢。雀舌試湯分酪奴。花萼成詩多共賦。竹根有酒不須沽。借令六逸無人畫。也勝當年九老圖。

寬兄有寫作蘭汀六雁圖之句。故云。

香溪集卷五

雜著

讀老子

萬類莫不共由謂之道。在我得之謂之德。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皆得之在我者也。故四者異名。總而名之曰道。若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類是也。亦總而名之曰德。若所謂君子行此四德之類是也。然則在我得此道矣。以止而覺焉者言之。則謂之仁。以履行而言之。則謂之禮。以行得其宜而言之。則謂之義。以知仁義禮之用而察焉者言之。則謂之智。是特其名異耳。豈道與德有二哉。豈仁義禮智與道德爲六哉。仁之覺智之知。亦非二也。智之知。知之用也。仁之覺。兼知之體而爲言也。禮也。義也。智也。雖不可謂之仁。而仁之覺無不在焉。猶元氣之發生謂之春。至夏也。秋也。冬也。雖不可謂之春。而元氣未嘗不行乎其中。物雖彫落於秋。終藏於冬。而發生之性未嘗不存焉。此易所以謂仁爲元也。然則道德仁義禮智。初非有二也。老氏之書。乃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豈老聘之言乎。且以老聘譬之。以其姓稱之則曰李氏。名稱之則曰耳。字稱之則曰伯陽。諡稱之則曰老聘。然其人實一人耳。謂李耳與伯陽爲二人可乎。謂失李耳而後爲伯陽。失伯陽而後爲聘可乎。使老聘誠知道。則是言非其言也。豈

後人附益之辭耶。昔者曾子言孝而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孟子言仁義而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以參與軻之言。求之仁義禮智。初非有二。謂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奚可哉。學者讀老書。宜慎所擇。

讀管子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九合一正。爲霸雄長。威攘夷狄。使斯人得不被髮而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植禹教相上下。或曰。仲不能王其君。而區區佐以霸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然。齊侯霸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復焉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胙於齊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於管仲。仲進不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爲問。仲因詭以三禋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阻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周者也。仲痛蒼姬無令王。可輔以興東周。姑卽齊侯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薄仲之三歸反玷。以爲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其功。則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卽其書。擇可用用之。猶足以致一正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相齊者。而乃高爲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讀周禮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況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爲民物。

害者而蠅氏云。掌去醜。醜。焚牡。羶以灰。酒之則死。醜。醜。不過鳴聲。聒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羶。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爲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刻斂之臣。如桑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吾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釀。斷而罔市利。其爲周公何如哉。

讀曾子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甚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讀鄧析子

劉向校除鄧析中外書。定爲二篇。其言大抵根於刑名。蔓於老嚴。而茨棘蕪於聖道。謂堯舜爲不厚子。謂周公爲不厚弟。謂左右結舌爲明主。謂委任臣下爲亡國。謂盜跖不可禁爲聖人之罪。卯誣橫異律之王制。可逃誅乎。向令駟獸殺析。并竹刑而燔滅之。則距詖放淫之功。與辭關等矣。効尤遵繆。是爲子然之讖。方之甘棠。豈其倫乎。

對秦問

或問。秦始皇帝焚詩書以愚天下。天下其可愚乎。對曰。天下不可愚也。始皇之愚天下。是自愚也。愚其子也。非愚天下也。其焚詩書。非焚詩書也。焚其國也。使始皇既焚詩書矣。則今六籍。非詩書乎。彼散爲寒灰者。特枯竹耳。至若經之所以爲經。固有不因簡策而存者矣。況夫出於屋壁。傳於老生。雜出於名山神物之所守護。固自若也。其有爲秦焚亡者。幾何語哉。詩書既焚矣。而秦之紀綱。日以墜敗。天下豪俊。圖說並起。皆知擬神器。逐走鹿。其有爲焚書而愚者。幾何人哉。詩書不可焚也。始皇焚之。天下不可愚也。始皇愚之。徒使帝王之道。不漸諸心。仁義之言。不歷諸耳。計能遠築長城以捍邊鄙。而不知荆卿匕首。接於肘腋。博浪之椎。近起於屬車之下。是非自愚乎。始皇既沒。胡亥嗣世。自幽深宮。不分馬鹿之異。闔樂之禍。已侵肌骨。而猶不自知。是非愚其子乎。亥之愚。趙高劫之高之姦。子嬰誅之。秦君秦臣。內相吞噬。而國隨以亡。雖有咸陽宮室。會不足以供楚人三月之火。是非焚其國乎。自愚其身。又愚其子。又焚其國。此始皇所以取譏萬世而不已也。天下其何愚之有哉。問者悚然悟。去所言曰。子言然。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詩書之不爲秦焚亡矣。

鐵工問 丁未年作

予居香溪。一日過旁聚落。有鐵之工。家窶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隘不踰五十弓。僅竈而牀焉。工手耨而冶。妻麻茅竹以爨。試染指其釜。則淡無饜醢。特水與芼蕒。沸相泣也。一稚兒臥門旁。嗚嗚然若啼飢。其人皆

儼傲驚疲曳。殆鬼而生者。予憫然嘆曰。人之貧有至此極邪。解囊中錢千與之。工叩頭佩謝。如得兼金。又五年。再至其處。則高墉華屋。朱牖戶而藍欄楣。予怪之。以爲工之蓬茨移他人矣。問諸其隣。曰。猶工居也。予益怪之。款門而見工。則充然其形。博頤大腹。被服鮮好。拜揖如禮度。延予升堂。羅肴陳觴。如多錢翁。昔之鬻茅竹者。今劍縷臂釵插髮矣。昔之啗門旁者。今結帶裹頭厭梨栗矣。予愈益怪之。問工何遽潤屋及此。工曰。小人荷惠者也。敢不以實。始小人貧時。無以自業。恃炭鐵爲命。而世久無事。所鍛治必農器。適歲荐饑。農不得利。率逋畝去。爲末業。耕者日益落。吾爲犁鋤。鑄鋤。窮一日力。僅得一器。輒一月十五日不售。故甚寒如昔時。已而天下兵興。戈戟載路。人欲挾利刃。家欲藏銛鋒。以刀劍鐵鑄來謁者。日填吾門。吾昏曉事鎗鎚不得休。未半歲而有此屋。旣一歲而生生之資大裕。今得擁裘纈安坐而飽吾腹。無餘憂矣。實小人之幸。予閱工言。而而去之。蹙然曰。嘻。工之幸。齊人其真不幸哉。

泉志

距吾廬南不能五十步。有泉激激出石竇間。色乳味飴。與他泉不類。因坎竇下鍾其源。以供家奴旦暮澆挹。且醴溢流而渠之。與里人同其甘。鄰曲來汲。日數百器。泉之儲洩常自如。雖歲甚旱。焦川枯壑。而泉不知也。渠之汎灑而走。下者與南澗合流。以西亂於香溪。汨汨窮晝夜。吾知其不至海不已也。夫泉之甘而利人也。類有德。其不涸也。類有本。其趨澗溪而期於海也。類有志。人之育德有本。能日進而期於道。則其淵深閎大也必矣。吾於泉有感。於是乎志。

馬喻

吳人習水而使舟。不熟銜轡事。雖畜馬。無能名其驚若駿也。有得千里驥者。繫之廐。秣與下乘等。驥固不羣。騰跳槽枥。有追風籟雲意。主人墮其氣之逸也。而瘳之。他日御以適廣野。試加策焉。驥久曲跼。不自快。得騁則半漢而疾馳。又輒覓駕奔蹏。從計切主人益以爲瘳。市諸市而徵取直焉。更得凡馬以歸。頑筋弱骨。短脅薄腴。而償資五倍于驥。效之途。則小步緩出。鈍不得前。主人顧喜曰。此真名馬哉。他以穀粟終其生。范子曰。士有庸衆駑散者。皆寧餽珍甘。斥厭餘以餒妻子。而世又貴之。則主人之凡馬也。至邁往士。意象豪逸。與世俗相齟齬。人每賤視之。往往側偏長貧。草萊不給。其不爲主人之驥者。幾希。可嘆也。

舜黜圖

心善
利善
同念
克念
聖狂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黜之徒也。欲知舜與黜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黜。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今有人焉。修身慎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將以是有要焉。是爲利。非爲善也。必其設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後可以謂之爲善。然則世之孜孜爲善者。豈易得哉。此所以爲舜之徒也。孔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蓋聖賢之所謂利者。其凡例如此。予故發孟子之意。爲舜黜圖。謂夫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顯。

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舜去狂遠矣。在一罔念間。與狂同失。跖去聖亦遠矣。在一克念間。與聖同體。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嗚呼。孳孳爲善。所以熟吾仁也。苟爲善而一罔念。則非孟子所謂孳孳者。爲利之心。殆將乘間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於舜跖。好學之士。必有能知予心者。

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已。緣於視聽。微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知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續丹扈六箴并序

唐李衛公作丹扈六箴。獻於寶曆天子。分章措意。雖已篤忠。而辭乏剴切。或未能竭盡規儆。輒不自愚。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患而難乎言者。以發衛公之諷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扈六箴。

宵衣箴

高高者天昏昕靡忒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興宵終不明天謂失度宵終不興君胡不懼鷄人既訕庭燎既輝鸞聲將矣敢告綴衣

正服箴

紂曳玉衣焚身之招靈綉估服爲服之妖冕兮袞兮夫豈不美靈胡爲異紂胡爲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類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筭視古已緝踰斯益愆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圍一絲一粟王田王機惟王畀民什一是私既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爲作君貪醜杯犀筓象君庖不充輕縑細闕補袞無庸焚裘卻蛤堯禹齊風

納誨箴

臣言闕上取喻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君奚弗思凡厥鯁言君其聽之復諫遠人君實自暴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辯邪箴

謂犬似獯謂獯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犬人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爲犬姦邪亂正猶犬人疑知人則哲辯似而非灼彼似非真贗兩定邪姦既明亦克用正

貂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狎彼濫觴。盈科泌溢。滔天作殃。貂以熏身。齊視猶戲。莽憑國威。漢用弗忌。流蛆啜鳩。臣子攸諱。觸瑟薦魚。是真細事。

進學齋銘

今人之學。吾不能知。古人之學。庶乎可窺。進學之義。古人與稽。嗚呼。今人殊於古者。習相懸也。不古不今者。心之所同然也。今之學者。期乎人。古之學者。成乎天也。古人遠矣。獨聞而知之者。得其傳也。吾求諸天地。天地有不言之教。吾求諸萬物。萬物有不言之益。吾求諸人。有善不善。無非吾師。吾求諸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動息言爲。無非物則。吾求諸心。萬理咸備。默焉而可得。吾求諸性。性吾天也。天可學乎。性不自性。能無學乎。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宜吾勤斯進。而止則無進。無學矣。且尙何爲。嗚呼。力吾進。所以安企乎古人也。猶有進焉。是吾有媿乎古人也。思進以求止。庶或有至乎古人也。一壘浮空。衆微從之。成一拳石。廣大之基。其積不已。邱山峩巍。有見乎此。則巋然崇成者。初已形乎一壘之微。進學之義。於焉可推。嗚呼。安得知幾之士而告之哉。

愚齋銘

吾弟茂清。築便室而名之曰愚。浚爲之銘。以戒坐隅。曰。人初生。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人。夫豈子殊。厥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飲食以居。古人之異。執德不渝。子其戒之。無迷厥初。昔者子淵。愚於道。朱穆。愚於書。狄山。愚於忠。淳于越。愚於儒。北山爲愚公。西山爲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歟。不

然則昧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樞。靜焉釋耕而守株。動焉觸太行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真愚者也。子其戒之。無迷厥初。

香溪集卷六

雜著

謝安矯情鎮物辯

苻堅以百圍銳師掃國入寇。長蛇偃輪。騰突噬食。經互數千里。自謂投鞭大江。可使咽流。視取東晉。如疾風之掃墮籬。蓋將指期尅也。晉之君臣。宜當聞聲褫駭。失色奪氣。周謀歷筭。以爲夙夜之憂。而謝安於時。方且燕偃談笑。傲然自若。遊逸山墅。對客劇棋。入援之師。卻去不用。坐示閒暇。使議者懷左衽之虞。然而終能敗堅。此何故哉。抑嘗聞之。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師克在和。自昔同役而不同心。敗者衆矣。然則安之取勝。其知彼乎。其以苻氏之衆不和而必敗乎。方堅之謀南侵也。盈庭羣議。皆知晉未可圖。故謀之。權翼。權翼諫之。謀之。石越。石越又諫之。苻融。其弟也。則又諫之。苻宏。苻詵。皆其子也。則又諫之。原紹。石勒所親信也。則又諫之。苻氏君臣。異議如此。而欲勞師伐遠。不敗何待。藉令晉以市兒田丁數十百輩。折筮制挺。擲揄當其前。堅亦北矣。況伊陵玄石。皆一時奇材。所將亦精卒。且八方指授得宜。安固審知堅之必敗也。則以勝筭自逸。燕偃談笑。未戰而卻。援師不用。旣戰而得捷。書不喜。未爲矯情。謂不覺展齒之折。其野人語哉。

孟母三徙辯

劉向傳列女載孟母舍近墓。軻戲爲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市旁。軻又爲買鷄。母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去舍學宮之側。軻乃戲設俎豆。進退揖讓。後世因曰孟母三徙。予疑之。夫生而神靈。聖人也。弱不好弄。賢者也。軻稟亞聖之姿。抱命世之才。固宜。若年岐嶷。與常兒不類。寧有戲爲墟冢。塵肆事耶。使孟母不徙舍。軻豈遂爲庸人耶。且聞母之姓軻。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安有知胎教之。而不知擇於初者。理必不然。子思嘗曰。孟孺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是軻方初歲。已卓然絕人遠矣。譬之麟角生肉。鳳毛成字。天與殊異。夫豈人爲。而曰由擇鄰。乃賢。不亦異乎。趙岐知軻生有淑質。猶謂幼被三遷之訓。蓋因向承誤。初弗深考。予不可不辯。

五帝紀辯

范子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爲唐虞而上。不可知也。聖人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爲黃帝顓頊作紀於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於書久矣。意遷姑欲摭摭傳記。以示洽博。非復考其言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猶有慙德。而況爲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黃帝賊矣。尙得爲聖人乎。

去四凶辯

或曰。堯之時四凶猶在。舜卽位始去之。左氏謂堯不能去。然則何以爲堯乎。答曰。左氏失言。彼四凶惡未

稔天下未盡聞。則堯不遽誅。至舜而四罪章。乃誅之耳。漢人固云。唐堯優游四裔。厭服海內。唐人亦謂使堯惡四凶。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此言是也。不然。以堯大聖。去四凶如去蟻虱耳。不能云乎哉。太史公因左氏語而易之曰。堯未能去。謂未去之可也。以謂未能。則亦不可。然子抑有疑者。洪水方割。萬人昏墊。使鯀治之。歷九載而績弗成。則赤子之爲魚。久且衆矣。忍魚其民。而不忍乎凶人。實忍萬人。而不忍一鯀之身。豈堯心哉。此固予所疑者。其亦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乎。

琴辯

友人□嗜琴。范子作琴辯示之曰。維神農觀象制樂。列鴻梧而絲之。亦既具於五聲。實暢天人之和。維有周文王濟厥用。益以二絃。在後之聖。越君子志士。罔不惟琴之尚。亦罔不惟正之歸。厥今人昧於古聲。乃有不正不極。異曲奇弄。溺耳而惱心。爾曰。茲器實古清角。我罔克辨。曰。不爲鄭衛之濫。則不敢知。嗚呼。古人卽於琴以止淫心。今人玩於琴而心以淫。心淫而怠。用棄於德之修。則惟琴爲學之蠹。爾有一日之力。二于書。一于琴。心用不戾。十于琴。一于書。心用大放。爾時惟不智哉。嗚呼。琴惟其趣。不惟其音。趣之不知。其能不淫。苟趣之知。又何爲於琴。嗚呼。爾有至樂。冥于爾中。其樂也。天匪絲匪桐。借曰未知。亦卽于爾心之油然者觀之。其幾矣。嗚呼。尙念之哉。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

色。擺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爲義。顯不大哉。孟子以行己有恥爲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爲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旣或不旣。食之所止。明卽復焉。

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遵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水旱說

古者聖王之牧天下也。以爲土地甚大。非國家所能盡治。又非國家所當盡私。故悉天下土地。授之於民。使播種五穀。而什一其稅焉。聖王又以五穀不能自實。必得天地餘和以滋熟之。然後有成而不害。故又爲之立宰相而調陰陽焉。既授以土地。又爲之調陰陽。則上之所以爲民者至矣。於是而民有不勤。田有不治。則非歲時之罪也。爲主吏者從而詰曰。爾地肥矣。而天時不乖。爾田不遂乎。爾爲稼穡之不勤。耘耔之不力。以至若是其荒也。爾責其可逃乎。是雖穀不粒。督其稅收之可也。是非主吏之虐也。其或陰陽失和。炎雨愆節。以水以旱。而穀粟不登。則非人力之罪。蓋歲時之不宜也。於是而覈其水旱所當稅者。免之可也。主吏又從而詰曰。爾之田胡爲若是。吾不知有水旱。但知稅之入也。稅不入從而扑之。是非主吏之虐耶。今國家之法若曰。民田有水旱不可稅者免之。官吏不恤。罰及無赦。嗚呼。其無良法耶。其無良吏耶。

題史記貨殖傳

昔仲尼深防禍原。斥喻利者爲小人。謂賜貨殖爲不受命。至哉言乎。余讀太史公書。論魯中習俗盛衰。益

知利之能敗人也。雖篤行勵志之士，猶將狃於浸淫，日入於奢貪卑鄙而不自知。宜聖人憂患後世，稽其弊而絕之深也。始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不絕。當是時，魯之老弱被堅介，父子守危堞，飛石流矢，雨集於譙樓睥睨之間，是宜人人出力，鎗甲磨刃，矯箭控弦，堅守慶關，救死其頸，悻恐之不暇。而諸儒乃獨傲然，高冠緩帶，歌誦古義，矩步磬立，拱揖拜起，乎几席俎豆之間，沛然如無事時。此其於學業，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逮其後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貨行徧郡國，魯人於是多歆慕之，遂去文學而趨利，嗟乎！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方魯諸儒在國兵中，講道益勤，陸於危且不敢顧，天下何物足以移之哉？及一忱於利，遽棄其學而趨赴之，貪憚冒沒，無所不至，至使人謂魯國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嗚呼！利之能敗人也如此，可不戒哉？予聞諸前志曰：以義爲利，夫惟義之所安，然後可以爲利。蓋義旣安矣，何利如之？孔子厄陳蔡，自以爲幸，而曰：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是藜藿不糝者？孔子之利也，顏子居陋巷，聖人正色賢之，於德行爲稱首，是簞食瓢飲者，顏子之利也。伊尹非其義，繫馬千駟而不視，孟子以不辨禮義受萬鍾爲恥，千駟萬鍾，世以爲利，二子以舍千駟萬鍾安於義爲利，苟不知此，而欲用積貨潤屋，曰：此爲吾利，卒至或不得名一錢以喪其身，豈不悖哉？

題韓愈原道

韓愈原道，以爲堯舜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自夫子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至於孟軻道微久矣。軻不得之子思。尙誰傳哉。夫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中庸列於經。學者口誦而心惟。彰彰也。其至言奧旨。精深高妙。非得孔子之傳。能語是耶。孔氏之遺書。述子思備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昔者夫子厄於陳蔡。天下之至戚也。以子貢高弟。猶欲夫子少貶焉。惟顏淵則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亦歌兩柱之間。欣然自喜曰。於丘其幸乎。蓋聖賢方以是知自異於流俗而樂之。其寧以不容爲病乎。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故囚于樂朝。不爲病。胡毋豹謂之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大以求容。吾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以求容。病也。吾弗改矣。從是觀之。子思得孔子之傳。不疑矣。而後世寡能究其說。宜愈之略之也。子思嘗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對魯穆公亦云。臣所記臣祖之言。有親聞者。故曰。是道也。子思親見夫子而得之。

書曹參傳後

蕭何佐漢功大矣。曹參胡足以擬之。而時稱蕭曹。至於今無異辭。何哉。惟參守畫一之法。不少變。是其所以與何齊名比功者也。秦爲亂政。虐刑毒屠無辜。百姓以目。人祈死。家懼及。幸而何輔高帝。拯之塗炭。僅以蘇息。知更生矣。使參繼何後。創設新令。改厥舊章。則所以防民者。寔密。誰不懷畏。其異秦虐幾何。惟參以爲己之能。既出何下。惠帝之明。且不逮高祖。與其易律改貫。過爲草擾。孰若習前守舊。與民安業。坐以無事。已而刑用幾措。生人滋殖。君高拱。臣垂紳。而天下晏然。計成挈効。與何等矣。曰蕭曹。寧少媿哉。

爲周昌對呂后辭

漢高祖既崩，孝惠帝立。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如意，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卒不遣趙王。太后怒，使召昌至，謁太后。太后罵曰：「爾不知我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無應辭。」爲昌對曰：「臣之不遣趙王，正用太后怨戚氏深也。高皇帝之於趙王，也有遺慮，故不以屬太后，而以屬庸臣。使臣相之，臣今順旨遣王，是內王鈇鼎間也。臣苟得沒，將戴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往當戚姬得幸先帝時，王幾代太子數矣。臣不敢愛身，出萬死庭爭之。東箱之所聞，太后之不忘也。」昌庭爭時，太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爲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臣其敢誣。方臣之爭太子也，非有惡於趙王，惟社稷是爲。今臣固不奉詔也，亦非有好於趙王，惟託孤之忠是力。太后卽召王，并戚氏殺之，臣必以死塞責。臣死足以謝先帝矣。未知太后廟見何如容耳。今皇帝慈仁孝愛，遇趙王有恩，旬心亦不願太后與戚氏爲冤，獨恐得罪，故不敢言。今皇帝能忘趙王前日之逼，太后顧不能置戚姬於慮外乎？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思後禍。太后恐戚姬圖己，故以太子見廢爲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己，故以王之不立爲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今太后一得志，遂忘己憂，而復措人於憂邪？后之能無憂也，以臣言。今臣之爲戚氏，趙王言也，亦願使之無憂如太后也。誠能釋前恨，棄舊惡，撫戚氏母子，終全活之，則天下歸仁，高廟慰悅矣。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時年二十一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梁

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問見曰。僕非爲將軍乏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揚。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爲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眉州。以墨敗。既左授。內鞅缺。望嘯羣失職。盜弄廣陵庫兵。實自稱亂。名復辟耳。天后赫怒。鑄其先世官爵。破邱墓。削屬籍。命孝逸討之。先生曰。敬業固亂人。然將軍視敬業罪。孰與天后多。今武氏貫盈。神誘厥衷。以三十萬衆昇將軍。是天奪之柄。而授李氏。使復唐赤武族也。將軍不以此時亟返兵西。問罪於僭臨朝者。獨敬業是急。僕愚以爲過矣。且敬業心雖不然。而名爲復辟。將軍以國近屬討之。沮天下忠義心。昔王莽篡漢。翟文仲倡義京師。劉宏以宗室家子。將莽兵討義。僕嘗爲漢切齒於宏。將軍不幸幾近之。恐天下復有切齒如僕者矣。孝逸曰。如先生言。吾亦私念之。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夫悍然叫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菅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剪剝肺腑。耆老元舊。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卽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肆其頡頏。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椎心搯腕。抱憤侵骨。戴目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冑。炊麥爲飯。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可見

矣。況將軍親宗藩，又擁見衆，勢足以圖國。苟因民欲，建大義，誰不附和？將軍盍令於衆曰：武氏反，易天常，墊辱至尊，芟薙天枝，斲喪王室，流毒海內。將與士大夫回旗內向，崇獎李氏，滅殺諸武，以成復辟功。若等尙克一心，其庸有濟？則大勳大賞，當與士大夫共之。如是而衆不從，兵不捷，諸武不誅，神器不正，天子不復御，僕請斷頭穴腹，以謝將軍。僕雖至愚，亦安能以不肖之身，試嘗將軍事哉？孝逸曰：先生言固善，然敬業不可失。如先生計，姑後圖之。先生曰：不然。智者不縱敵以自災，勇者不背時而失利。觀事之會，間不容髮，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天后志革命，欲南面而行其意，非一日積也。盍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祿，襲旒袞，剗剔唐號，坐移鼎龜，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懽。將軍又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圖之乎？且將軍不卽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爲賊抗捕，自剗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爲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滎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爲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并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后既崩矣。朱虛東牟與大臣等，猶日夜圖之，如坐燒屋之下。今天后在世，旣擅廢立事，又廟其祖而王之，武家羣兒，挾后力日以抗扈，謀危社稷，勢踰祿產且十倍。乃反旣而不成，竊爲將軍惑之。孝逸自以天后遇己，不能如淮陰言，猥曰：先生固云云。豈以孝逸重圖武氏者，使孝逸受命於廟，而逸賊於野，無乃得罪於先帝神靈乎？淮陰察孝逸終不入其語，因摩勸之曰：僕以將軍爲忘先帝，遂不念也。若猶念之，固善。往先帝

爲天后鉗勒。戚戚未嘗一日歡。或仰屋切歎。晚歲逾憤鬱。至氣逆不能乘馬。其誰之由。將軍不念此。而廢命是懼。得罪先帝多矣。何逸賊如之。孝逸竟固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髡其頤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譴也。旣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竄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壬寅歲。余與故友潘彪文虎。夜讀唐書李孝逸傳。文虎曰。孝逸唐王孫。不知有唐。何也。豈無以大義告之者乎。余曰。是時宗子賢孝逸者。不置之地上。非孝逸不將也。彼方見親遇。雖辯口百說。且不用。因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以祛文虎意。今十八年矣。嘗以示李叔易。叔易曰。何辯若此。與子它文不類。余告以爲文虎設辭之由。叔易曰。固吾所疑也。庚申十月三日。偶閱舊文。念文虎骨朽久矣。叔易近亦下世。感嘆泣數行下。因書此寫余悲。且以志叔易之知言。